

中國現代百部中長篇小說論析

主編

劉中樹 蕭新如

蔡宗雋 陳貴福

吉林大學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部 中篇小说论析

(下)

刘中树 萧新如 主编
蔡宗隽 陈贵福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百部中长篇小说论析(下)

刘中树 萧新如 主编
蔡宗隽 陈贵福

*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32开 15印张 346,000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500册

*

统一书号: 10323·6 定价: 2.85元

顾问：孙中田 刘柏青 张 芬

编委：关 晨 邓英华 张树华

DL 98/19

目 录

《早》(蒋牧良)	马 坤 (1)
《第三代》(萧军)	李凤吾 (2)
《梦之谷》(萧乾)	王润龙 (21)
《大地的海》(端木蕻良)	阿 民 (27)
《科尔沁旗草原》(端木蕻良)	赵裕中 (36)
《八十一梦》(张恨水)	索荣昌 (46)
《呼兰河传》(萧红)	张宇宏 (53)
《一个人的烦恼》(严文井)	牛志安 (66)
《腐蚀》(茅盾)	萧新如 (73)
《新生代》(齐同)	孙先庆 (86)
《山洪》(吴组缃)	蔡宗隽 (94)
《牛全德与红萝卜》(姚雪垠)	陈贵福 (102)
《霜叶红似二月花》(茅盾)	金维新 (110)
《故乡》(艾芜)	刘菊香 (120)
《淘金记》(沙汀)	韩沛霖 (128)
《清明时节》(张天翼)	邓英华 (137)
《李有才板话》(赵树理)	郝长海 (146)
《饥饿的郭素娥》(路翎)	张立国 (156)
《遥远的爱》(郁茹)	王润龙 (164)
《洋铁桶的故事》(柯蓝)	陈方竞 (171)
《金锁记》(张爱玲)	蔡宗隽 (178)
《困兽记》(沙汀)	赵凤梧 (184)

《没有花的春天》(碧野)	吴秀英	(189)
《财主的儿女们》(路翎)	谢再辉	(198)
《丰饶的原野》(艾芜)	刘菊香	(208)
《引力》(李广田)	张向东	(217)
《古屋》(王西彦)	汤 本	(229)
《第四病室》(巴金)	苏望峰	(237)
《结婚》(师陀)	谢再辉	(243)
《李家庄的变迁》(赵树理)	刘中树	(249)
《四世同堂》(老舍)	高长春	(259)
《围城》(钱钟书)	李凤吾	(273)
《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	汤 本	(285)
《寒夜》(巴金)	蔡宗隽	(293)
《种谷记》(柳青)	王庠滋	(307)
《山野》(艾芜)	孙凌海	(315)
《幼年》(骆宾基)	蔡宗隽	(324)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	张 芬	(333)
《暴风骤雨》(周立波)	李庆国	(348)
《原动力》(草明)	陈贵福	(356)
《江山村十日》(马加)	张 翎	(365)
《还乡记》(沙汀)	许清友	(370)
《锻炼》(茅盾)	许清友	(378)
《虾球传》(黄谷柳)	罗凤亭	(386)
《新儿女英雄传》(孔厥、袁静)	蔡宗隽	(400)
《火光在前》(刘白羽)	金 祥	(412)
《高干大》(欧阳山)	萧新如	(420)
《村歌》(孙犁)	阎桂生	(431)
附录: 中国现代中长篇小说书目		(442)

《旱》（蒋牧良）

马 坤

蒋牧良（1901——1973）湖南湘乡人。因家贫少年时只念了几年私塾。十八岁开始独立谋生，当过小学教员、小职员，在湘西军阀部队当七年兵后逃到南京，开始了文学生涯。由于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又曾在矿山、军队里寻求生路，给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如反映矿工生活的《砗砢》、反映国民党军队士兵生活的《强行军》、反映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农民生活的《旱》等等都是他生活经历的反映。三十年代蒋牧良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一九三八年在湖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辗转于河南、长沙，曾担任过报刊编辑。抗战胜利后于一九四七年去香港与楼适夷、张天翼、葛琴、以群等同志创办《小说月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蒋牧良由香港来到东北解放区，做新华社随军记者。东北解放后随军南下，在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一九七三年病逝。

蒋牧良的小说充满深厚的阶级感情，暴露丑恶，鞭笞黑暗，唤醒人们觉悟。如《夜工》写一个名叫三姑娘的女工，害怕丢了工作含悲忍辱受工头阿富的欺凌。《孤儿》写一个名叫小杏儿的孤儿，他妈妈是被穿黄衣服的外国兵糟蹋死的；他爸是被反动派士兵用刺刀刺死的，他深恨穿黄衣服的大兵。《煮米》写大旱之年五千担救灾粮被一个主管救灾的官员借给卖假药的明远药店，由经理押给银行解救他个人的破产局面。蒋牧良小

说题材是多方面的，风格醇厚朴实，没有花架子。其代表作中篇小说《旱》，一九三六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旱》共十一节。约三万五千字。作品的情节是以佃户金阿哥一家的遭遇为主线写了天灾人祸。金阿哥的父親被地主石炭閻王赵太爷赵观中逼债喝了砒霜口吐鮮血死去；金阿哥佃了六十亩田，这六十亩田用了奶奶一百元棺材本做抵押。这一年遇上了大旱，金阿哥深怕秋天收成不好还不上地租，押金抽不回来。他和其他农民一样向龙王求救，上香、上供、念经、叩头，然而龙王硬是不降雨。人们求雨时骂石炭閻王把本来应修合山坝的钱拿走做了开煤矿的股本。蓄水坝没有修成，上千亩水田没有水浇。赵太爷如此作恶，人们对他毫无办法，只是背后骂几声，因为他家有一个当旅长的儿子，手下有兵、有枪，奈何不得。天不降雨，金阿哥决意请工车水，可是没有钱。他向地主“三点半”借，但也不肯借给他，他只好在十四岁的女儿身上打主意。卖女儿并非容易，鸨儿春生屢百般刁难，费了多少周折总算把女儿卖给了她，十四岁的秀宝变成了十二串钱。金阿哥带着十二串钱往家走，路上碰上自己的老婆正同赵太爷撕打。赵太爷惹不起石炭閻王赵太爷却能欺侮金阿哥，他支使儿子烂冬瓜纠集三四个汉子偷金阿哥田里的水。被金嫂子撞上打了起来。金阿哥见到田里水被偷、老婆被打，比要命还难受，顾不了许多，顺手把十二串钱掏出来当做应手的家什向赵太爷砸去，“希里花啦”十二串钱洒了一地，看热闹的人纷纷抢钱，赵太爷一伙见势不妙跑了，卖女儿的钱没了，作品也就结束了。

《旱》写了“天旱——求雨——借钱——卖女儿——争水——打架”等情节，刻画出旧中国农村中的各色人物。赵太爷在作品中并未露面，只从农民的灾难写出他的罪恶。这个人物

是矿山的股东又是农村的地主，家中又有人当旅长，有钱、有地、有枪。天上有天老爷，河里有龙王爷，人世间有赵太爷，三位“爷”都使老百姓敬畏，然而造成老百姓家破人亡的莫过于赵太爷。天老爷、龙王爷是人们在迷迷糊糊地造神过程中“造”出来的，老百姓对它们有点实用主义，用着时现烧香现拜佛。而赵太爷则不然，他是一个活人，他会制造灾祸，他的神通比天老爷、龙王爷大得多——他可以借天灾扩大他的财富。天灾可以使某些人发财，如“三点半”、春生嫖等人就是在人们遭灾受难时想方设法发财。“三点半”放高利贷；春生嫖下乡收买贫苦人家的女孩做娼妓。天灾是可以防的，人祸难防，中国历史上不知有多少个赵太爷，只要他心血来潮出一个花点子老百姓就遭殃。他们作孽时总是打着为民造福的旗号以便于派捐派款。《旱》里的谌太爷在农村是一个殷实户，有人有土地，他也受赵太爷欺负。他在背后敢骂赵太爷，他的骂与阿Q的骂没有多大差别，骂骂而已。他看见春生嫖坐轿子来到乡下预感有人要遭殃，他骂春生嫖不是个好娘们。他这样的人也欺负人，圈拢几个人偷金阿哥田里的水。他只能想出损人利己的办法，却不敢和赵太爷斗，然而他和金嫂子打架时却不示弱，抡起关王刀逞威风。从谌太爷身上看到旧中国某些人身上的劣根性——见着狼时就和羊一样温驯，见着羊就如狼一样凶狠。

《旱》的主人翁金阿哥是一位中国式的老实农民，只知好好种田，盼望一个好年成；勤勤恳恳地在苦难中过活，他不敢得罪谁。他信天老爷、龙王爷。他忍辱向“三点半”借债，结果碰了回来。在取借无门之际卖掉了十四岁的女儿秀宝。从金阿哥身上看到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质朴、勤俭、吃苦、耐劳。可惜这些优点却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灾祸一个接一个

降临，让你去“吃”，让你去“耐”。金阿哥父亲喝砒霜，奶奶养老金做了抵押，筑堤款白交，求神无用，借钱无门，女儿卖了，老婆被打，水被盗……这些都要“吃”，都要“忍”。但吃苦耐劳需要有一个起码的条件，那就是必须使吃苦耐劳者的生命线得以维系。否则，金阿哥这样的吃苦耐劳者就要操起“七寸子”拼命了。这就是金阿哥所走的反抗道路。

当然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在这位普通农民身上也有着较深的伤痕。金阿哥借不着钱，田里浇不上水，回家来和老婆怄气，老婆怕他，孩子怕他。他为了把女儿卖出去，领着秀宝拼命追赶春生嫖。明知是火坑，还是硬下心来往里推。女儿悲剧的根源是赵太爷，是那个社会，但是不能不看到除了神权，封建地主之权，还有父权、夫权。男人尽管在外边受欺，回家还可以拿老婆孩子出气。甚至可以卖掉老婆，卖掉孩子，旧社会就是那样。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作为老百姓、妻子、儿女一般都逆来顺受。生存哲学告诫人们“忍为高，和为贵”。一些评论家常常责难作者没有写出主人翁的“反抗精神”、缺乏“斗争性”。为什么作者不写呢？根本原因是几千年来的生活积习形成的哲学观念禁锢着普通善良的老百姓。《旱》中的金阿哥也不例外。他卖掉亲生女儿并未解救厄运，生命等于“○”了，就会操起刀来拼命，他的反抗是逼出来的。

《旱》所反映的生活是三十年代旧中国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它唤醒人们深思，让人们认识那个社会，让人们自己做出决定弃取的判断，让人们去追究象金阿哥这样老实的农民为什么不得活？卖儿卖女尚且活不了，那么那样的社会还有几分存在价值？其意义就在这里。

《旱》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精彩的场面描写；细腻的心理刻画。

《旱》由一个个场景组合而成。作品一开始写天旱求雨的场面，成群结队的农民拜龙王求告上天。这是原始部落的遗风。由于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虽然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人们还没有摆脱愚昧。接着写金阿哥向“三点半”借钱的情景，他陪尽了小心，听尽了难听的话还是没有借到钱。使人看到中国的老百姓在屈辱的生活中经受着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随之写卖女儿的场面，为了全家人，为了奶奶的一百元棺材本到秋后能够返回来，骨肉硬是被拆散了。最后写争水的场面，写金阿哥人财两空，愤然操刀找赵太爷、谌太爷等人拼命。主题逐渐深化，突出一个“逼”字。

《旱》写出了农民对雨、对水、对天气，对土地的依赖心情。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而大自然的变化又决定着农民的命运。

作者着力刻画金阿哥卖女儿时的心理活动。他在取借无门之际找贤七矮子想办法。贤七矮子也无办法。这时秀宝正哄着弟弟玩耍，贤七矮子“眼皮眨了几眨，眉毛一扬，叫出声来：‘哦！钱！钱？……钱……只有她有钱，她！’”。贤七矮子的话说得吞吞吐吐，话语中带有又惊又喜的语气并且隐晦。金阿哥正在用手巾擦头上的汗，听到“钱”，“手就停在半路里，紧盯着他的话梢问：‘钱，谁有钱？’”这段描写很精彩，尽管贤七矮子的话说得含混，但“钱”是很明确的，两个人的心里都在想钱。贤七矮子看见秀宝立即想到一个人有钱，这个人就是“她”，于是惊呼，一连喊了好几个“钱”字，金阿哥听了之后忘掉了擦汗，手下意识地停在那里举止失态，可见“钱”对金阿哥的诱惑力有多大。在金阿哥一再追问下，贤七矮子好不容易地说出春生嫖有钱。谁都知道春生嫖是干什么的，她的钱不容易弄到手，所以贤七矮子的话说得吞吞吐吐。这两个男

子汉在谈论钱的时候传来秀宝的笑声，金阿哥听到女儿的笑声，方把女儿的命运和钱和春生嫚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仿佛听到了什么悲惨的声音似的，脸子变了色，黑暗得象罩起一层云霾。眼光从牛肉色的焦土上收转来，灵活地溜到车，又溜到尺，他把上排的牙齿伸出来，咬着下嘴唇，脸子转了青，又转了白，最后变成了土砖色，腮巴子上的肌肉就胀一瓣一瓣的。忽然，他跳起来，拉贤七矮子的手牵过那个柴堆，站在一株柳树底下说‘老七，我要卖女！’金阿哥咬着牙齿，声音很沉重地又说一遍：‘唔，卖女，卖给春生嫚’。”从金阿哥的目光、脸色，脸上肌肉的胀动，嘴唇牙齿的动态等等细节描写刻画他卖女儿的复杂心理。先说“我要卖女！”，突出一个“要”字，又说一遍“卖女”，并且决定“卖给春生嫚”写出他决心难下，又不得不下心理变化过程。

《第三代》（萧军）

李凤吾

长篇小说《第三代》（后曾改名《过去的年代》），是作家萧军断断续续花费近十五年时间才最后完成的。一九三六年春在上海开手写作，第一部曾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起连载于《作家》月刊（1卷3—6号，2卷1—2号），后刊物被禁，就连同第二部于一九三七年二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抗日战争爆发后，萧军由上海辗转到武汉、张家口、延安等地，基本上中断了写作。一九四〇年，作家第二次到延安后，才又着手续写，到一九四三年冬，写出了第八部上半部。这期间，只陆续在《七月》、《解放日报》、《希望》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小说第三部的部分章节。一九四八年一月，哈尔滨文化生活社曾再版《第三代》（1—2部），增加作者《“第三代”新版前记》一篇。一九五〇年春，萧军到北京后，才把小说第八部后半部写完。几经修改，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小说改名为《过去的年代》，分上下两册，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出版，并收作者《后记》。一九八三年二月，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又易名《第三代》，分上下两册，重新出版了这部长篇小说。

《第三代》共分八部六十四章，全书八十余万字。作品以二十世纪初叶旧军阀统治的东北为背景，广泛真实地展开了从

清末民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我国东北从乡村到城市的广阔时代生活画卷；深入形象地揭示了那无尽苦难中不同阶层、不同经历和处境的种种人物的独特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热情肯定和讴歌了蕴藏在广大民众身上的那种强大的生活耐力，坚韧不拔的反抗性格和英雄气质。

作品头四部以东北辽西农村为主要场景，描写了贫苦农民受地主欺骗、剥削、压迫和两个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描写了走投无路的农民所采取的特殊反抗形式——被迫当胡子，以及这支胡子队伍的真实生活经历。作品后四部以新起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东北都市长春为主要生活场景，着力描写了背井离乡的农民在城市的悲惨境遇，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袁世凯称帝活动的学生运动面前的欢快情绪，同时也描绘了都市生产的各个侧面和殖民主义者的罪恶。

《第三代》描写了众多的人物，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十多人。其中，作者着力刻画了井龙泉、林青、汪大辫子、翠屏、刘元、林四姑娘、大环子、焦本荣、田家梅、石竹青、高天青等不同性格、不同遭遇的贫苦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群像；深刻揭露了杨洛中、杨承恩、杨承德、金英、段巡长、徐连长等地主、资本家和军阀、洋人走狗、帮凶的凶残、暴虐、奸诈、愚蠢的丑恶嘴脸。另外，作品中展示的胡子头海交、半截塔，以及英国女教徒卜教师、沙俄没落贵族赫列斯达可夫、日本浪人天野太郎等的种种表现，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三代》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明朗的地方色彩，结构宏大，故事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艺术风格平易而深厚，标志着作家在艺术上新的追求和成就。

《第三代》是凝聚着作家心血和深沉的历史探索精神的力作，是萧军继《八月的乡村》后，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又一部

反映旧社会东北人民生活 and 反抗斗争历史的杰作。所以，这部作品一问世，就受到人们的注视和好评。三十年代，小说第一部刊出不久，就有人著文称赞它是一部“史诗性的作品”^①；四十年代，当小说第一、二部合排本在东北解放区再版时，又被人们赞为“东北农村的史诗，溶合了东北的自然的雄大的气魄”，“在平分土地的今日来读……平添了新鲜的色彩。”^②七十年代末以来，当这部作品随同作家本人被禁锢和埋没了二十多年后，又重新出版和被人提起时，则受到了研究者们的一致好评，恢复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

二

《第三代》深刻的思想意义首先在于它以宏大的气魄，全面真实地再现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东北社会现实，探索了近代东北民众反抗性格和复仇精神形成的时代原因和社会历史基础。

小说从凌河村写起，宛如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陆续在读者眼前展示了“过去的年代”，从乡村到都市的东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揭示了旧中国人民苦难的根源和社会腐朽的本质。在以凌河村为中心的农村生活场景里，有对祖祖辈辈蜷缩在低矮茅屋中，贫困而疲惫的普通农户悲苦生活的记叙，也有对那豪华地主庄园中种种虚伪和罪恶的揭露；既有对铤而走险的草莽英雄绿林基地活动的展现，也有对地主武装联庄检阅场面的描绘；还交织着造反农民与地主、官府的血泪对抗和东北饥民群武装讨粮等场面。在以长春为中心的都市生活场景里，

① 常风：《评萧军的〈第三代〉》，见《弃余集》。

② 石火光：《读〈第三代〉碎想》，见《文化报》第15期。

作家的笔同样把人们引到了近代东北都市生活的各个角落：从贫民窟、小客栈、小酒馆、工厂、学校、到官府、监狱、宴宾楼、妓院，乃至洋人医院、教堂和租界地。一方面是贫民百姓、童工的痛苦挣扎和备受屈辱；一方面则是达官富商们的豪华淫逸、骄奢残暴和殖民主义者的凶残肆虐。作品以宏大的魄力和具体真切的描绘，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地展现了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了东北民众无穷无尽的深重灾难和困苦。

作品的深刻之处是并没有止于对这些场景和人民苦难的表面展示，而是通过强烈的对比描写和不同阶层人物行为和内心的解剖，具体深入地揭示了造成人民苦难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源。

作家把《第三代》反映的背景限定在辛亥革命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袁世凯酝酿帝制这一历史时期，是很有深意的。这一历史时期虽然短暂，但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沉闷、最受屈辱而又充满苦难和失望情绪的年代。小说中那荒凉的凌河村和半殖民地化的长春，就是当时中国东北农村和都市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封建势力和殖民主义者并没有受到根本触动，旧的传统思想也仍象罐头一样桎梏着人们。从乡村到城市，封建地主、官绅和帝国主义仍象两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

在凌河村，人们意识中的“共和”不过是“黄龙旗”换成了“五色旗”，“大总统”代替了“皇上”而已。人们无法排遣内心的郁积，连欢乐也是被压抑着的。晚辈失手把春二奶奶推倒致死，触犯的亦然是“大清律”。有人仍留着大辫子，怕的是有朝一日皇上还要回来……而村中的封建势力的代表杨洛中则更是承继着祖业，以村长和地主的双重身分，恣意盘剥、榨取无告的村民。他表面上装模作样，暗地里却勾结官府，随意拘捕村民，拆散了多少家庭；为防止造反农民报复，他强迫人

们出钱出人为他护庄值夜，稍有不驯，轻则开枪威胁，重则送官入监。而当他自觉寿命不长，村民仇恨难以压抑时，又不惜变卖家产，让留洋回家的儿子带到城里，依仗官绅和洋人开办工厂，强拆民房，又逼得多少平民流离失所……

在长春城里，到处是殖民主义者的蹄印和魔掌。越来越扩大的租界地，不仅占据了主要街区，而且是他们肆虐施威的乐园，中国人连走进日本公园都要冒着极大的危险。在洋人办的工厂里，大批雇佣未成年的孩子作童工，他们被视为马牛，稍有不遂，就会被送进“黑帽子衙门”（日本警察所）。十来岁的汪二柱一时出差错，就被日本工头打瞎了眼睛。而披着宗教外衣的洋教士、洋绅士也象毒蛇一样吞噬着中国民众的灵魂，侮辱着他们的人格。

统治着东三省的土皇上“将军”们呢？更是只知道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势力，整天沉缅在花天酒地、倚红偎翠的荒淫生活中，而又时刻不忘在百姓面前显示自己的威权；招商局的官绅们仰仗“将军”的权势，不惜勾结洋人，出卖民族权益，扒房占地、捉人入狱，逼得老百姓几乎无藏身之地……

从乡村到都市，处处是尖锐的对立，处处是民众重重的苦难，他们在忍耐、挣扎，仇恨在加深，反抗情绪在高涨……这就是小说以活生生的形象和真实的场景，向人们展示的一幅真切的东北近代历史画卷。它生动地反映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东北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细致入微地揭示了社会黑暗和人民苦难的阶级根源和历史背景；也深刻地探索了近代东北人民反抗性格和复仇精神形成、滋长的必然性。

其次，《第三代》深入探索了民众反抗性格的形成，热情讴歌了东北人民的斗争精神。

作为一名有强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正义感、不断追求社会